

一枚纪念奖章

丁法章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那会儿,我刚满九岁。70年来,从幼稚孩童到即将成为耄耋老人,在漫漫人生路上,一枚纪念奖章犹如一个驿站,给了我前进的方向和力量。

由于家境贫寒,我入学较晚,15岁才开始读初中。我的中学时代,先后是在上海普陀区勤俭中学和曹杨中学度过的,适逢我15岁到21岁的年龄。兴许是穷人家的孩子早懂事的缘故,我读书特别用功,从不用家长操心,各门功课成绩在班级都名列前茅。此外,由于我年龄偏大,办事认真,老师特别喜欢安排我担任社会工作。无论是在勤俭中学担任学生团总支书记,还是在曹杨中学担任校团委副书记(书记由专职老师担任),我总是满腔热情地投入,团结小伙伴们想方设法完成各项任务,唯恐有所闪失。记得1958年我在勤俭中学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除了努力当好墙报主编,办好学校黑板报外,还在老师热心指导下,积极响应党的勤工俭学号召,积极投身炼钢。我曾以青年炉长的身份,带领同学们奋战一个通宵,土法上马,用坩埚成功炼出了一炉好钢,一大早就给炼成的一块钢锭系上红绸带,一路敲锣打鼓抬到岳阳路45号青年报社,向编辑叔叔阿姨们报喜、献礼,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

翌日中午,勤俭中学大队辅导员张文芳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兴高采烈地对我说:“由于你品学兼优,尤其是在勤工俭学活动中取得了突出成绩,祝贺你将作为上海市中学生的代表,出席上海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说着将会议通知交给我,并当场给我佩戴上一枚金光闪闪的纪念章。这枚纪念章,制作精良,黄底红字,上面镶嵌着“上海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字样,沉甸甸,亮闪闪,我至今还完好无损地珍藏着。会议期间,我有幸端坐在容纳万人的上海标志性建筑——文化广场会堂里,听取了团市委书记的报告,受到极大的激励和鞭策。那当儿,无论在听报告的大礼堂,还是在小组讨论会上,我这个年纪最小充满童稚的“小代表”,不时会引来四周与会叔叔阿姨们的关注目光,每每对我嘘寒问暖,使我好生尴尬,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真是好事连连,继而又被推选为上海市第三次青年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在市人民政府大礼堂和青年宫举办的有关会议和活动,从中受到不少教育。

这枚纪念章,可以说既渗透着我青春岁月的心血和汗水,也承载着我的理想和荣光!称得上是我青春旋律中弹奏出的一曲华彩乐章。



说,文字上教”和重安全环境中“养”的教育模式而轻在各种生活环境中的历练、轻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演练上和求生技能的培养上。

走笔至此,笔者想起十年前汶川地震发生时,四川绵阳县桑枣中学的叶志平校长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仅用了1分36秒的时间,就带领全校师生胜利地完成了与死神抗争的赛跑。这样的结果,正是缘于叶校长十分注重平日雷打不动的平安教育和真刀真枪的演练。可见,笔者前文所提的那位教师在泳前进行的安全提示确实是说到了点子上。如何让孩子在身处险境时能做到自护、自救,教育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而教育不仅仅是指平日里的循循善诱和谆谆教导,还应该包括自护、自救技能的学习与真刀真枪的演练,切切实实的授之以渔,方能提高孩子们在释放天性过程中的安全系数。



一,当我坐着车行驶在颠簸难行的山路上,当我走进老乡简陋的帐篷里,当我看到大雪封山的场景时,我真切领悟到对口支援的现实意义。藏族兄弟的眼睛是清澈的,当我到“结对认亲”的建档立卡户家中唠家常,并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他们脸上露出腼腆的笑容,眼睛里流露出真诚的感激,他们是在感谢党和政府。

三年援青,有说不完的故事,剪不断的情丝。圣洁美丽的果洛将深深植在我的心底,是我的精神家园、心灵归处。



三都古村落

方忠麟摄

安全,须授之以渔

周钰栋

去市内一游泳馆游泳,在馆前的小广场上恰遇一学校老师带着一队学生来进行游泳训练。老师在进行泳前安全提示的话语中有这样一句:“我们参加游泳训练,除了强身健体以外,还要学习保护好自己生命安全的技能,也就是说,一旦掉进水里,自己能自救。”话不多,却让我心头一亮。

以往我们在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的时候,虽然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强调要孩子远离危险区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私自触摸电器,不要单独上街,不要……甚至在寒暑假干脆把孩子圈养在家里。这一系列的安全提醒和安全防范措施不可谓不到位,但为什么孩子受到的意外伤害事故却依然屡有发生?以笔者之愚见,其中一部分原因,恰恰出在过分小心和过度的呵护上,出在重

是“缺氧不缺精神”吧。难忘孤独寂寞的夜晚里的万千思绪。在高原,我变成了“单身汉”,独守一盏孤灯,长夜漫漫,辗转反侧,低压缺氧,每天凌晨两三点钟才能进入浅睡眠是常态。难眠的夜晚,思绪万千。勤勤恳恳一辈子的年迈老父亲一直在牵挂儿子,而我却无法尽孝;朴实坚韧、默默为家的妻子,一人独自照顾十来岁儿子,而我却无法尽责;突然懂事的儿子知道心疼妈妈,通过自己努力迈进了心仪的初中,想着他台灯下埋头苦读的样子很

心灵觅归处

陈洪志

是心疼,而我却无法尽爱。一人援青,全家奉献。

难忘藏区干部的勇敢坚守。长期工作在果洛的当地干部也不同程度地面对着高原反应折磨。有的同志长期失眠,有的在吃降压药情况下血压也只能维持在100/150,有的同志心肺功能受损,三年来,果洛财政已有两位同志因高原病离世。果洛干部长期坚守,一干就是几十年,有的家在西宁却只能几个月才回家看看,这些不正是“环境差作风不能差”真实写照吗?

难忘藏族同胞的质朴真诚。果洛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滞后、单一民族成分比例最高的自治州之

42岁之前,我从来没去过青藏高原,总是对这片远离尘嚣的净土充满向往;42岁到45岁,我在果洛工作学习生活,切实体验了青海的神奇瑰丽;45岁之后,圣洁美丽的果洛将是我魂牵梦萦的心灵故乡。

2016年7月24日,为积极响应国家支援青海的号召,我从黄浦江畔奔赴青海省果洛州,有幸成为上海第三批援青干部中的一员。七月的果洛,正值格桑花烂漫的季节,大草原有如一幅山水画,天高云淡,群山迤迳,雪峰耸立,草原广袤,牛羊成群,美景应接不暇。

难忘初来乍到的兴奋后经受的打击。果洛是全国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环境最艰苦的自治州之一,很快我就出现急性高原高血压,头痛、胸闷、气短、厌食、失眠等一系列高原反应接踵而来,每晚的呕吐成了必修课。三年时间,有人说我们已经适应了高原环境,其实高原反应一直如影随形,只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我感觉,适应高原三分靠身体、三分靠科学、四分靠意志,以顽强意志乐观面对艰苦环境,也许这就

说。古时有姑嫂二人相依为命,小姑娘心灵手巧,善绣百花,唯因杨梅花开之期极短而尚未学会。一年,小姑在除夕夜执意上山观察杨梅花开形状,不幸却被老虎所害。其嫂次日上山寻找,遍山呼喊姑姑,见有血迹,方知姑姑已为老虎残害,遂断断续续惨呼“姑——虎,姑——虎”,终化为青鸟。潮汕民间故事《姑嫂鸟》由此而生。至今,当杨梅出产时,必有“姑嫂鸟”飞至杨梅山上,哀叫“姑虎、姑虎”。

勤劳好客的内窠人早出晚归、行色匆匆、车载肩挑的身影络绎不绝地出现在潮阳境内的大街小巷。每天清晨,内窠杨梅交易市场都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游客,三五成群,品尝杨梅的同时也在树旁喝茶,聊聊天。去年端午节正好回家探亲,朋友们邀请去采摘乌酥杨梅。来到山下,见一片杨梅林,碧绿的树叶间,一粒粒杨梅枝头站立,晶莹剔透,闪闪发光,空气里弥漫着酸甜……顿时让我想起典故“望梅止渴”,还真的有点口舌生津,急忙爬上一棵树采吃,一直摘到手染红、吃到嘴唇发黑才罢休,嘴里还久久回味着一股果香甘甜的滋味,回味无穷呀!这甜甜的汁水一直流在我的心里。虽然定居北京,但是家乡这杨梅,永远是我的乡愁。

夕阳向晚,时光在无声无息地流逝。妻也渐渐华发滋生,皱纹爬上了眉间。她的容颜虽然落满岁月的灰尘,唯一不变的是她的声音。

不知什么原因,她的声音却一直不见苍老,听上去依然年轻。尤其是在电话里,她的声音像少女一般楚楚动听。为了她的声音,闹过好多次回话。

记得,当年老作家陈伯吹给我家打电话,我不在家,电话是妻接的。陈伯吹以儿童文学老作家对小读者讲话的亲切实口气,在电话里对我说:“你爸爸回来,请你告诉他……”

起初,妻愣了一下,她的父亲早就过世,何况父亲根本不认识陈伯吹先生。细细一想,这才明白,陈伯吹凭借电话里的声音,把她当成是我的女儿!

当我回家的时候,妻咯咯地笑着,我莫名其妙。直到她学着陈伯吹先生的腔调说:“你爸爸回来,请你告诉他……”这下子,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忍俊不禁,也笑了。

后来我去陈伯吹家拜访,特地携妻同行。我告诉陈老,我们家只有儿子,没有女儿,他才明白发生了怎样的误会,不由得大笑起来。

大约是老人记性差,大笑过后陈伯吹就忘了这事。他依然常来电话,凡是妻接的,他总是说:“你爸爸回来,请你告诉他……”

这样的误会,不只是发生在陈伯吹身上。记得,我跟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初识不久,有一回她给我家打电话,我不在家,妻接的。韩菁清在1990年2月15日给我的信中,这么写及:“从电话中听到甜美的声音,是她呢?还是女儿?代我问好。”后来,我带妻去拜访韩菁清,她这才明白“是她”,不是“女儿”。

有一回,“误会”闹大了。那是我的老领导、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洪林在一天上午来电话。恰巧,又是我不在家。妻接电话,对方说:“我是洪林。”妻赶紧说:“我是老叶的爱人。老叶不在家,有什么事请你告诉我,我会转告。”洪林一听,只撂下一句话:“叶永烈回来,叫他给我来电话。”说毕,咔嚓一声,挂掉了。

中午,我回家之后,赶紧给洪林去电话。他的语调刻板,像广播通知一般告诉我,一位北京老朋友来上海,约好下午三时在他家见面,要我去他家一起见面,并在他家晚餐。说罢,他又补充了一句,“请你的妻子一起来。”我和妻如约来到洪林家。洪林原本跟我的妻子见过面。他一看,笑嘻嘻地对我说:“哦,叶永烈你没有赶‘时髦’!”

我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洪林所说的“时髦”是什么。经洪林解释,这才明白:所谓“时髦”,是指当时有的人稍有名声,便闹离婚,娶年轻的新太太。他在电话中听见“年轻”的声音自称是叶永烈的爱人,以为我也赶“时髦”,所以一脸不高兴。

可惜,妻不是歌唱家。要不,她可以一直唱下去。即便是因年迈上不了舞台,也可以在录音棚里灌唱片、出CD。前不久,一家图书馆请我作读书讲座。在讲座前,我原本想请主持人朗读我的一篇散文《书的品格》,考虑到妻熟悉这篇散文,就请她上台朗诵。她的声音清脆甜美,她的朗诵抑扬顿挫,倾听着极大的热情,感动台下众多观众,赢得满堂彩。

有人问她,声音为什么这样年轻?她想了一下,答道:“大约是心态年轻吧。”

妻的话有几分道理。我与妻携手度过金婚,再过几年就是钻石婚了。走过风风雨雨,迎来满天灿烂,那金色的晚霞如同朝霞一般美丽动人。

端午前后,又迎来了红透大江南北的杨梅。每逢杨梅收获时,内窠(shē)这个边远村庄总会被人提起,被人惦记。

灵山寺是粤东著名的千年古刹,唐穆宗赐额“护国禅院”。穿过灵山寺沿内灵公路大概五公里就到西胪镇内窠村,系中国最大的山区村。始创于明朝嘉靖三十一年,因有畚民较早来此居住,因而得名(“畚”与“窠”基本通用)。内窠村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土壤含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气候适宜。自宋元年间开始种植杨梅,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目前杨梅种植品种有乌梅类和

乌酥杨梅好

林钊勤

杨梅交易集市都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三五成群,品尝杨梅的同时也在树旁喝茶,聊聊天。去年端午节正好回家探亲,朋友们邀请去采摘乌酥杨梅。来到山下,见一片杨梅林,碧绿的树叶间,一粒粒杨梅枝头站立,晶莹剔透,闪闪发光,空气里弥漫着酸甜……顿时让我想起典故“望梅止渴”,还真的有点口舌生津,急忙爬上一棵树采吃,一直摘到手染红、吃到嘴唇发黑才罢休,嘴里还久久回味着一股果香甘甜的滋味,回味无穷呀!这甜甜的汁水一直流在我的心里。虽然定居北京,但是家乡这杨梅,永远是我的乡愁。

养育

自己的故事,不能

七夕会

得认真且一丝不苟。我们家没有一个学过绘画,但这并不影响陪她涂鸦,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努力终于有了回报。现在,她画五星红旗,会边画边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画祖国的大好河山,边画边唱“春天的故事”……这种以画为“媒”的引导方式,迎合了她的童心童趣,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现在,她常常自豪地告诉小伙伴:“阿拉是中国人”,“阿拉上海有漂亮的黄浦江”。已经读五年级的她,仍然

喜欢涂鸦,家里谁都可以把她画在墙上的“袋鼠”、“企鹅”、“外国小姑娘”擦干净,但就是不许你碰“天安门”的一砖一瓦,不许擦掉“杨浦大桥”上的任何一根线条。我知道,她心里已经有了祖国、有了理想、有了抱负。看到外孙女在涂鸦中长大,我有时也会陶醉,禁不住给自己的“业余”鼓几下掌。

小童画,大情趣

伦丰和

及上小学就跟着她父母、姐姐去了澳大利亚。不久就发现,她对“祖国”缺少概念,学习中文怕难还不感兴趣。对此,家里人都希望我这个当教师的外公能创造奇迹。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她喜欢涂鸦,家里的墙上随处可见她的“杰作”,我于是眼前一亮计上心来。我教她画五星红旗,教她画天安门,教她画长城,画东方明珠,画长江黄河,她学